

摄影的本质是人文

——读《阮义忠谈艺录》

■石皓

阮义忠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著名摄影家。他一直坚持以人文摄影为主，其作品已经成为反映台湾地区乡土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。他的摄影作品没有太多观念，也没有过多创作背后意义的阐述，而是把人物和场景，构建出一个散文化的瞬间。在他的摄影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作品所传递的一种真诚、踏实和纯粹的意境。质朴天成，浑然一体。

《阮义忠谈艺录》收入了阮义忠百余幅经典摄影作品，这些作品像是他人生的底片，加上他亲身经历的故事，让文字与影像互动，产生更强烈的共鸣，表现了一种生活美学的意义与艺术人文的情怀。此书共有三本集子：《听见看见想见》《摄影美学七问》和《未完成的梦》。

《听见看见想见》是黑白影像背后一段又一段故事的再现：“我之所以会把书取名为《听见看见想见》，是因为我特别注重‘见’。我认为那不只是视觉，而是一种触感。真正的‘见’来自生活本身，而不是阅读他人的经验。”阮义忠以个人视角，回顾了自己成长生涯中的故乡往事、风土民情，把台湾地区社会的历史变迁像一幅画卷徐徐展开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木匠家的孩子所看到的不同人群的生存景象。他用镜头把台湾的历史人文记录下来，充满了温度与希望。

阮义忠同时还回顾了与很多摄影师交往的趣事与细节。像方大曾、庄灵、吕楠这些在阮义忠摄

影之路上亦师亦友的摄影家们。这些成长的瞬间，与摄影本身记录生命与情感的多元性，让阮义忠的作品中拥有了更多咀嚼不尽的诗性。阮义忠的作品以人文纪实为主的风格，跟生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他在方大曾的战地摄影中探讨了生命与艺术的关系；他在庄灵的时光影像中，梳理了温情的两岸往事；而在与吕楠的交往中，阮义忠感受到更多的是人文意义。用镜头去感触不断变化事物背后的温度，这是阮义忠一贯的主张。他在“看见”中，见的是摄影的文化敏锐力，是独特的艺术眼光。2013年，他开始举办阮义忠摄影人文奖，建立自己的工作坊。他所传达的摄影观念与思维始终是“对生存环境的珍视，对人间事物的关怀，富于人文精神。”这也是阮义忠提炼出的摄影最核心的意义。

另外，阮义忠还分享了自己阅读的“私人艺术史”，不光写了熟悉的艺术家，还写了大量书评。这些阅读的感触，更丰富了摄影的边界，从“诗人摇滚歌手”科恩，到瑞士摄影大师罗伯特·弗兰克，无一例外地影响了阮义忠的摄影



《阮义忠谈艺录》
阮义忠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观念。

《摄影美学七问》作为阮义忠的理论作品，是从1986年开始连载在《雄狮美术》上的对谈文章。书中采访了三位跨界大咖陈传兴、汉宝德和黄春明。其中，陈传兴在美学、哲学、精神分析和影像领域有着广泛的研究与成就，多重身份的交织，让他的摄影作品更耐人寻味；汉宝德是台湾地区著名的建筑师和文化评论家，在建筑理念、美学等方面见解颇深，他自从接触了摄影以后，对美学

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与体验；黄春明是台湾乡土作家，他主要写台湾的农村生活，反映农村的面貌与民情。他在写作时也拍了大量照片，反映小人物的悲欢情状。

对谈虽然以讨论摄影为主，但由此扩展的文化视野与人文见解，让我们颇有启发，从社会个人、文化传播、建筑文学等层面，深刻地诠释了摄影的重要性。在书中，阮义忠传达了一个思想：摄影是人文，并不是技术。我们有时太看重技术和构图，以为那是摄影的本质，却不知那些瞬间的故事和延伸的意义，才是表达的核心。

从摄影诞生的那一天起，我们对它的思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一件事情、一件东西，以及符号、元素上的意义，都值得我们去反复咀嚼，反复探寻作品背后所传达出的社会价值。阮义忠通过这种跨界的形式，寻找一种新的探讨摄影本质的方式，为我们呈现了摄影与美学方面的诸多见解。

《未完成的梦》是阮义忠对丁雄泉、谢理法、庞曾瀛、廖修平、赵春翔、萧勤等八位旅居海外的重要画家的访谈。这本书的创作初衷主要基于作者从小就有一个当

画家的梦想。虽然没有成为专业的画家，但是这样一个未完成的梦，是他一生中当中最宝贵的的夙愿。

阮义忠从小就喜欢画画。他曾经画过钢笔画，后来这些钢笔画成为了书籍封面的设计和杂志上的插图。1970年，阮义忠在高雄服役的那段时间是他跟画画走得最近的一个成长阶段。海外华人画家的访谈，大多数都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。那时，他在台湾，遥想巴黎、纽约的这些华人画家，与他们书信交流，充满了仰慕与敬意。在台湾小岛上，他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：“在随着大海晃荡的船上，我一封又一封的给海外画家们写着信，日头无论是升是落，都会挂在水平线上，像个大火球。我眼睛追着光，心想，在地球的表面，有人正陪着我做画家梦。”那个时候邮资很贵，他为了省钱只能把字写得很小。他在舰船上凭栏而望，听着海浪的声音，幻想着自己的画家梦，那是一段美好而甜蜜的记忆。直到他70岁，重新整理这本书的时候，仍然留下了当年幻想画家梦的万千感慨。

他描绘的海外画家群像，反映了华人艺术界的探索和成就，向我们讲述了海外画家异乡漂泊的故事。他们在海外的见闻和往事，他们的成长轨迹和对艺术的认识，这些文字与故事都是横跨多个领域的，并且把创作理念和情感融汇在一起，让我们对人文美学有了重新的思考。

好故事的魅力

——读蒋胜男长篇小说新著《燕云台》

■陈歆耕

蒋胜男从事网络小说创作已有多多年，真正让她崭露头角的是《半月传》。读《半月传》时，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：典雅、精致、从容。小说如同一幢大厦，构建它的是一块块砖头（语言）。砖头是基础，有了优质的砖头，才有可能使大厦经受岁月风尘的吹打而屹立如故。

而她的新著《燕云台》，主角同样是女性，但故事结构更为紧凑，叙事风格因题材的地域因素也有较大变化，既裹挟着北方辽阔草原的一股狂野之气，又弥漫着南方女作家一丝细雨般的柔润。总体的阅读感受是：扣人心弦、欲罢不能，很久没有享受这样一种阅读快感了。百万多字，四卷本，原准备精读第一卷后，其他三卷快速浏览一下，没想到竟深深沉浸其中，看了前面，就很想了解后面的情节发展、人物命运，用了半个月把四卷全部读完。一部小说能够让人在阅读中获得一种持续的紧张感和期待感，是很不容易的。

这部百万大著，最吸引人、最值得称道的，我觉得还是小说所构建的惊心动魄、悬念迭起、峰回路转的故事情节。我们常说最好的故事情节，应该是“在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”。故事的逻辑链条环环相扣。似乎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了，倏地又“山寺桃花始盛开”。故事的主轴是古辽国萧思温宰相的三个女儿：萧燕燕、胡辇、乌骨里，以及三个女儿所嫁的丈夫：耶律贤、罨撒葛、喜隐。三个女儿从开始的天真无

邪、手足情深，到后来被拖入权力、利益争夺的漩涡而彻底决裂，人性的演变、情节的一步推进是让人信服的。

现在很多纯文学领域的小说家，似乎讳言讲故事，好像一提讲故事，就拉低了小说的档次。近日看到某位作家刊文谈文学的创作技巧，认为“讲故事的小说，多数非常低级”，“文学拒绝‘故事’。拒绝故事。还是拒绝故事”，连用三个“拒绝”。我不清楚这位作家为何对“故事”如此“仇恨”？在我看来，这只是个人狭隘的偏见，千万别上升为一个普遍共识，误导更多的创作者和读者。讲好故事，讲好中国故事，需要丰厚的本土生活经验的积累，以及特殊的文学天赋和才华。

创造好故事之难，有多种因素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作家的想象力。对于小说家来说，拼的就是想象力，想象力是一个成功小说家应具备的特质。有些小说家想象力匮乏，因此只能在小说中堆积庸常的生活细节或知识卡片。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有评论表扬某部小说写得真好，如同“百科全书”。其实，这不是表扬，而是批评。小说家的想象力贫乏，才会用生活流水账和知识卡片来充长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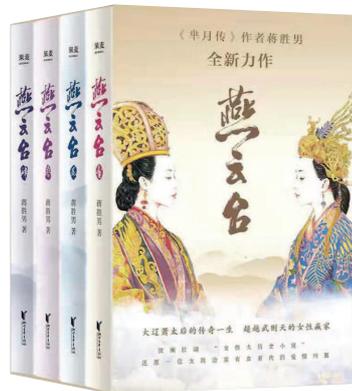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回溯一下小说文体的演变史，就会发现，无论中外，小说的源头，都是非常注重故事的戏剧性和传奇性的，注重故事性，是传统小说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。如中国的《山海经》，以及唐宋传奇、话本，都非常注重故事性，而四

大名著作也是靠着精彩的故事桥段才得以流传。至于外国小说，如《一千零一夜》《十日谈》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可以说都是好故事的经典读本。到了近现代，鲁迅的现代白话小说，都有精彩的故事。评论家李建军在谈到《白鹿原》时认为：陈忠实是位“会讲故事的魔法师”，“《白鹿原》的成功，首先在于作者把故事性看作小说的重要特质，并能不厌其烦地营构充满悬念张力的故事情节”。

由此可见，小说形态向现代性的演变，并非是要抛弃故事。当一些纯文学作家抛弃或不屑于讲故事时，网络小说作家在新媒体平台上复活了这样一种传统小说美学的追求。这也是网络小说作家被读者热捧，被影视公司重点关注的的一个原因。就小说文体来说，这是一种回归，还是创新？或者说，回归中是否有创新？如何解释这样一种文学现象？需要我们作深入的探讨。

网络小说有三个普遍特征：故事性、娱乐性、互动性。我认为，这样一种形态的小说，只要未传递错误的价值观，只要有读者喜欢，仍有其存在的价值。当代人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，也需要通过一种轻松愉悦的阅读，来释放精神的重负。

但我们也看到，近年来，包括蒋胜男在内的一些网络小说作家不满足于此，他们努力借鉴、吸收现代性小说技巧，赋予故事以更为丰富的内涵，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和人性的开掘上有新的拓展，让读者从



《燕云台》
蒋胜男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文本中感受到善意和美感。我曾经将这一类的小说称之为网络小说的2.0版。蒋胜男的《燕云台》，不仅仅在给我们讲一个历史故事，同时也承载了厚重的思想信息。甚至，有些史识成为构建故事的基础。诸如古代辽国游牧文明与汉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，一种先进的文明理念、生活方式，在辽国历史上逐步演变的艰难进程。这样一种文明冲突与形态融合呈现，对提升当下文明的品质，也是有启示性意义的。看了小说，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考量中国思想界和史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：正是因为有北方游牧文明的几次入侵，对汉文明的更新和发展产生撞击作用，使得趋于衰落的汉文明被激活、唤醒，重新勃发生机——很难说两种文明，谁激活了谁，也许说不断地相互融合而形成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更为妥帖。

如果提一点苛刻的要求就是，小说故事的桥段，还未能达到很容易辨识和传播的程度；某些情节和细节为了制造紧张感而过度夸张了。